

石建邦

随笔

# 京都淘书记

春分时节，借画家余启平、宋克西和柴一茗等人作京都之行。本意只想看看玩玩，结果大家都淘了不少东西回来，尤其是书。其中琐细，不妨略述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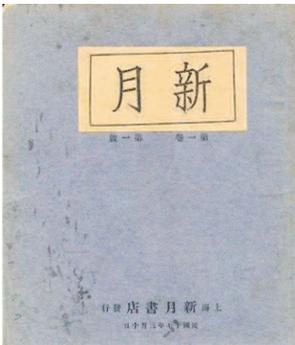
来京都的第二天，我们转完住处附近的大德寺，本想正经八百去看看美术馆的。于是到鸭川三条桥附近和余老师会合，他说美术馆不远，就在平安神宫边上，可以步行过去。老余在京都住过十多年，也好旧书杂物，本身就是活地图。我们沿着三条一直往东走，一路各种杂货店、古董店、漆器店、文具纸笔店，还有小画廊等等，走几步，总有一家等着你。这也要看，那也要看，走得很慢。

好不容易到路口左转弯北，远远望见平安神宫显眼的鸟居了。还没有走几步，老余突然停下来，用手一指右边巷子说，里面有家很好的旧书店，专卖美术书籍，他是常客，要不要去看看？美术馆就再说了。老柴、老宋都是书痴，一听顿时两眼放光，于是大家一头钻了进去。书店的老板，高高瘦瘦，看上去有点古板。店面不大，由住所改成，里面的书真是蔚为大观，尤其大部头老画册，一排一排，很有看头。老宋打开手机，要找一本大德寺五百罗汉图册，据说国内孔网上要卖上万呢，老头

陈子善

不日记

# 叶公超写梁遇春



墨。自斯特刺奇死后，英国的《泰晤士文学副刊》、美国的《星期六文学周报》以及法国的《法文《新评论报》均先后有专论发表，但是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们觉得梁君了解与鉴赏似乎都在它们的作者之上。梁君不但能从斯特刺奇的几部传记中找出斯特刺奇的面目来，还能用如斯特刺奇那样邃密的眼光和巧妙的笔路来反映他自己对于一个伟大作家的印象。梁君的相识和好友读了他这篇遗稿不知作何感想？

叶公超自1932年9月第4卷第2期起接替罗隆基担任《新月》“编辑者”，第4卷第3期正是叶公超主编的，这则署名“编者”的附记的作者当然非叶公超莫属。这则附记虽然短小，内容却较丰富，对梁遇春的去逝和著译都有简要交代。梁遇春是《新月》“海外出版界”专栏主要作者，长期与叶公超搭档，所以他在叶公超主编《新月》伊始，一下子慷慨地提供了四篇作品，这也是他生前寄出的最后的文稿。除了该期已发表的两篇，还有散文《又一年春草绿》和《春雨》，均署“秋心遗稿”，后分别刊于1932年11月、12月《新月》第4卷第4期和第5期。附记只有一点不确，即《泪与笑》后来不是由新月书店而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尤应注意的，附记中一半篇幅是讨论梁遇春的绝笔，即这篇对英国传记作家斯特刺奇(1880—1932)梁和叶都译为斯特刺奇)的纪念长文。斯特刺奇是西方“新传记”流派三杰之一，代表作是《维多利亚女王传》，后来有卜之琳的中译本。梁遇春在斯特刺奇逝世后所写此文对其生平 and 文学成就一一评点，确实写得荡气回肠，引人入胜，难怪叶公超在附记中推崇备至，认为水平已超过了英、美、法各国当时对斯特刺奇的评论。后来在《泪与笑》跋中，叶公超还特别提及，并建议把此文译成英文，“给那边 Strachey 的朋友看看”，原来斯特刺奇在中国也有知音。遗憾的是，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至今无人去做。

迈克

半上流

# 最美丽的动物

中学上唐诗宋词班，课文包括白居易的《琵琶行》，念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少不更事的戏迷马上想起张仲文：她那个深入人心的造型，瀑布般的秀发悉数拨到右边一泻如注，使用道具虽然不同，营造的氛围却和香山居士笔下的漂漂亮亮不谋而合，肉弹与文学在平行时空碰个满怀，意气风发取代了楚楚可怜。生得迟的缘故，懂事时脸型令人怜，《叉烧包》已经明显隔夜，又因为志趣不近，偶尔听到坊间窃笑，实在猜不透面粉搓成的美味茶楼点心，究竟怎会引发集体意淫，不过多年后谈中西戏曲提起这位“最美丽的种物”，竟无端端在街头添加“哺乳”二字，可见毕竟难逃主流文化毒害，潜意识里打了一个无辜的手印。

最原始银幕印象，是和李涪合演的《龙翔凤舞》，当时香港影坛盛行双妹载歌载舞，在主导潮流的电视，一山难敌二虎犹如家常便饭，简直看得人眼花缭乱。模式当然抄袭黄金期好莱坞，馄饨大包左右逢源，灵感恐怕来自西谚“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发愤图强的邵氏公司招揽日本导演助阵，《香江花月夜》干脆加码到郑佩佩秦萍何莉莉。张仲文过档后，歌彩舞鞋一概收起，改走风骚半老歌路线，《潘金莲》直逼演技派范晓，《欲海情魔》和胡燕妮分饰母女，两个带洋妞味的女星气质外貌一脉相承，实属选角奇招。

年资浅的记者飞奔向天堂报到的曾经是邵氏女星，循例打扰邵音音，音音姐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专业地应酬两句，没有当面点破记者又傻又天真。她们两位虽然先后为同一机构效劳，且都以香艳见著，时段却完全没有交集，张女士一九六七年息影嫁人，九年后音音姐才加入邵氏大家庭，根本算不上同事。更甚者，邵氏时代的女星，其实相当郁郁不得志，那些年的邵氏公司明星如云，李丽华林黛乐蒂高高在上，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严格来说只有反串的凌波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张仲文除了《潘金莲》，其余时候不是演配角就是客串，方便的“邵氏女星”帽子戴在头上，有种淡淡的无奈。

3月25日，是京都北野天满宫的旧货集市，也是此行重要节目之一。那天早上，我们步行而去，还没看到寺庙，就见各路人群三三两两往里走。围着寺庙内外，全是旧货摊子，一眼望不到头。老宋兴致最高，看到第一个货摊，就迫不及待，买下一张不大的仕女油画。老柴见了也心急，转到一个老头的摊位，拿下一张不错的狼毫笔，行话也算“开张了”。斜对面对面，老柴又看上一个不大的木雕佛像，一手握的样子，雕工大刀阔斧，干净利落，颇有17世纪日本行脚僧凹空和尚的佛雕气象。开价7000日元，要我觊觎还到5000日元，摊主同意了。这时转身看到两个纸箱，里头零散地放着一些旧书，上面还压着一根木杆。拿开木杆，蹲下来翻翻箱子里面的书，开始是一些《日本外国史》之类线装铅印的本子，很常见。下面看到零乱的几册，是《孟子集注》，用纸旧刻，不禁心念一动。下面还有一捆，解开绳子一看，有《大学》《中庸》《论语》几种，原来是日本庆应二年(1866)广德馆刻的“四书”一套，大字雕版，疏朗悦目。我一下子来了精神，于是问摊主价钱，一听心里乐开了花，比预料的便宜不是一点点。我装模作样还不推主讨价还价，老柴在边上看了甚是不忍，说你应该加他一点才对。最后1800日元成交，感觉是“吃仙丹”了。

不久，大伙儿会合，老余、老宋还有小吴都来了，才发现三点多了，大家都忘记吃中饭了。于是在对面的饭店坐下，大家边吃边交流各自的战果。饭后出来，夕阳西斜，很多摊主已开始收摊了。我还惦记着八句老头那里的一盒毛笔，兀自不死心，里头有许多没有用过的新笔，而且都是当年中国出口过去的，有“火炬牌”、“鹤牌”、“金鼎牌”、“蒙字牌”等等，现在均已难得一见。于是拉了老余做翻译，折回摊位，但见老人正在那里休息抽烟，东西收拾了一半，略显疲惫，那盒毛笔还摆在那里。老余和他商量，一万日元能否全部买下，老人想想，也就同意了。回去整理，各式大小毛笔将近百支，一半从未用过。

第二天大家不过瘾，抽空又转回前日寺町通一条街寻觅。我在艺林庄旧书店，遇见一套和刻昭明太子《文选》，原物主大概是明治年间人物，全书用硃笔批注点读一过，密密匝匝，朱墨灿然，想见古人用功之勤，读书之细，更可见出汉文化对彼邦影响之巨。摩挲再三，不忍错过，于是倾囊相购。

27日一早去奈良游玩，樱花盛开，游人如织。我和老宋老柴先到奈良国立博物馆看完精美绝伦的佛像展，俩人看到馆内商店又收不住手，各自抱了最厚的几本画册出来。原本轻松的旅程即刻变成负重训练，我也被连累“遭殃”，一路气喘吁吁。

下午从法隆寺回到奈良市区，老余又带我们转小店。这里的旧书店同样不少，比京都还要便宜。在一家二楼书店，各种美术佛教书籍一应俱全。老板娘画画很好，书架上用形象的图画标注说明，倍感活泼亲切。在这里，我觅到久违的《圣地宁波》展览图册，要价极廉。老柴则在一大套精装《法然上人绘传》前拿起又放下，踌躇不定。老宋一看，当场横刀夺爱，付钱拿下。

这时老余的好朋友，以前开画廊的北上敦子女士，已经赶来书店接我们了。大家正要离开，我突然瞥见地上放着一摞书，是中华书局的绿皮本“二十四史”，有《辽史》《金史》和《旧唐书》三种。这本来很平常，但翻开一看却让我大吃一惊，竟都是1970年代的初印本，而且十足全新。记得数年前，有感于后面重印的绿皮本往往字口模糊、纸色刺眼，很不适合阅读。我曾为此遍访旧书店，花费大半年时间勉强置换拼配出一套一版一印的“二十四史”，但大多来自单位学校图书馆的二手旧藏，像如此崭新品相的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要知道当年为这套“二十四史”，可谓倾尽全国之力，各方面都做得精心尽意，尤其铅字的那种温度质感令人触手难忘，抚卷兴叹。那感觉，激光照排时代的书籍是无法与之比拟的。如此“尤物”，不意竟在异乡发现，惊喜交集、犹豫纠结之余，还是觉得再沉也要把它们背回去。老宋老柴也在边上怂恿，于是29册悉数拿下，一路大包小包去赴敦子小姐的宴请。那天深夜赶回京都，疲惫之余的兴奋简直无法形容。

第二天要回国了，早饭后在住处附近溜达，意外又发现茶道出版社淡交社就在不远，前面更是茶道一条街，裏千家、表千家还有茶道资料馆等都在这里，当然还有各种茶具商店。淡交社的书印制实在精美，我买了本《拓本入门》作为此行压轴纪念。老宋看着那套新出的《良宽遗墨集》，抚玩再三，实在喜欢，出门转了一圈，回头还是买了下来。

京都之行，与书有缘。还记得那天从集市回来的出租车上，我说所谓“淘宝”其实是买个开心，买个意思，真正的“捡漏”是并不指望的。平常嘻嘻哈哈的老宋，此时一脸正经，抱着一堆他的宝贝，很认真地纠正我：“喜欢就是捡漏！”

周末茶座



顾铮

非专业眼光

# 包豪斯“新视觉”的视觉文本

今年正值开创了现代艺术历史里程碑的德国包豪斯学校创立100周年。包豪斯提倡打破学科间的藩篱，推动通过跨界交流促进新的知识与视觉的生产。美籍匈牙利画家拉兹罗·莫霍利-纳吉(1895—1946)为包豪斯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他的巨大贡献都已经成为包豪斯精神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著有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绘画 摄影 电影》(1927年)，并且以自己的先锋摄影创作为包豪斯倡导的“新视觉”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视觉文本案例。

这幅题为《春天，柏林》(1928年)的照片是莫霍利-纳吉从自己住所窗口拍摄所得。他利用当时发明不久的小型照相机轻便可携的特点，从高处俯瞰拍摄了正处初春解冻时的街道。画面中的街道以对角线方式处理，突出了“新视觉”对画面动感的追求。而爬在行道树上修剪树枝的人，由于与拍摄者的距离较近而显得较大，其与地面上的汽车在比例上呈现出某种倒错感，因而在视觉上予人以一种新奇感。

刘铮

西瞥记

# 赠书给萧乾的英国作家

在二战时期的伦敦，萧乾也许是出风头的中国文人——如果不算久居英伦的熊式一的话。1942年到1944年，短短三年间，萧乾在英国出了五本书。他跟英国有名的作家交往也多，最密切的要数爱·摩·福斯特，萧乾后来回忆说：“福斯特在伦敦西南郊柴撒克区有一套房子，是他进城时的落脚点，除了改革俱乐部，我还去过几趟那个公寓，并在那里会过他的几位最要好的朋友。”(《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文集》第六卷,149页)

去年，我从两家旧书店各买过一本萧乾旧藏的英文书，居然是同一位英国作家赠给他的，题署的时间均为1942年，正是萧乾叱咤英国文坛之时。

作家的名字叫约翰·韩普森(John Hampson, 1901—1955)，是伯明翰工人阶级小说家，他得到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提携，1931年推出的第一部长篇《灰狗车站的周六夜晚》颇受好评。可惜后来出版的作品都不如第一部成功。

1936年，韩普森的长篇《家族诅咒》(Family Curse)在大西洋两岸出版。韩普森赠给萧乾的一本是美国版。书前空白页写着：

for Chi'en (给乾)  
from John (约翰赠)



叶扬

名著与画

# 霍伽斯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

多年来在加大开设文学经典阅读的课程，讲到文艺复兴至启蒙时期的欧洲文学，在非虚构散文项下，一直选用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蒙田的散文。熟悉我国古文传统者，不会对在文学课上选用《君主论》这样一部政治作品觉得奇怪，《古文辞类纂》里的李斯《谏逐客书》、晁错《论贵粟疏》、诸葛孔明《出师表》等等，都是政治性的文章，然而也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历任政治、外交要职，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权后他被控阴谋作乱而锒铛入狱，继而被长期投闲置散。他写成《君主论》就在这段时期，颇有向美第奇家族以及各个城邦的君主输诚、邀功的意思。此书一共二十六章，第一章是总论，第二至十一章分别阐述家族继承、新兴、教会管辖的各种城邦，应当如何保持和继续扩充势力，第十二至十四章专门探讨城邦的军事建设，第十五至二十三章讨论君主应当具备和培养的各种素质，题目非常具体，例如君主究竟应该是被人爱还是被人怕、如何避免被人轻视或仇恨、如何发掘、寻求谋士、如何应付阿谀奉承的小人等等，第廿四章悲叹意大利在境外势力的影响下分崩离析的可悲现状，第廿五章忽然荡开一笔，描述命运的无常，第廿六章写君主挺身而出，登高一呼，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

马基雅维里擅长运用比喻。此书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比喻，就是他强调君主当为狮子与狐狸的结合，既有前者的威势，又有后者的狡诈。第廿五章里他将命运比作女人的一段，完全是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口径。时至今日，是典型的“政治不正确”，尤其女权主义者，绝对无法忍受，最后一章到结尾处叠用所谓“修辞反问”，荡气回肠，真是天下至文。”《君主论》在马基雅维里去



世五年后公开发行，虽然立即不脛而走，但是作者也从此背负恶名。十九世纪的英国史学家麦考利曾经评论马基雅维里说，“他的姓氏成了卑鄙小人的修饰语，他的名字(尼科洛)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古罗马史家李维的《罗马史》，共一百四十二卷，只有前十卷和廿一至四十五卷流传下来，其余均已佚失。马基雅维里写了《君主论》之后，潜心细读此书，并为其中描述罗马城奠基、创建的前十卷写了一部总共一百四十二章的札记。知道了这个背景，再去读《君主论》，也许能在字里行间，看到作为一个爱国者的马基雅维里的古罗马梦。

出生于芝加哥的美国画家霍伽斯(Burne Hogarth, 1911—1996)主要以替“人猿泰山”故事所创作的彩色连环画著称，不过他在艺术教育、神学研究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他先后移居纽约和洛杉矶，在洛杉矶居住期间，在帕萨迪纳创办了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晚年他定居巴黎，并在那里去世。这是他为《君主论》所作的一幅黑白插图，线条精细入微，却又不失自然流畅。

陆蓉蓉

望野眼

# 多摩川

东京之旅并不都在市区。某日起个大早，去住乡下。换两趟地铁出来，高楼大厦消失殆尽，街旁都是民居，野花草翻然摇曳，几乎疑心自己是个熟客，正要去哪一家敲敲门。

如是许久，方在一片寂静中找到小路，上山看寺。下山已过午时，这一天很难再安排行程。决定就在附近走走。愿意这样随意，是一两年前做不到的——如今好像确实有了中年人的自觉。

听说有条河，是东京与川崎的分界，就想走到水边去。是日狂风任性，直吹得落樱如雪，秒速远远超过五厘米。台阶一高，又一低，眼前便有大片绿地。简净、空旷，没有额外种树。走近看时，草也薄薄一层，漫然自生，随意开着杂花。主事者画几个长方块，把它们变成足球场、棒球场，就不再多做什么。

年轻人自然聚过来。真有人逆风击球，使它与砂土齐飞。又有人骑一辆蓝绿色的自行车，竭力维持平衡，像一条幼鱼，向晴空碧水游去。河岸近处，

植物陡然高起来，蔷薇新梗横遮道路，芒草还是去年枝，河水被芦苇遮掩，不易得见。想看，就要踏进半人高的草岸中。很喜欢水，如是走了两步。同伴示意，异国他乡，不宜立于危墙之下。还是到草矮的地方去吧。

这劝诫者当然也是个稳当人儿了，我在这样的细节里感到一点新奇。眼前有座公路桥，桥墩下修一段白石坝岸。流水清浅，终于见得分明。对岸的草也渐矮，芦中三两人影，各执钓竿，相距这样近，真正掌竿可涉。“这里是首都，那里不是”吗？一只停在此岸的白鹭忽然飞过去。

地势低，宜于仰望。微一抬头，就看见水畔的公园。将河川引到邻近处，设一座矮池，供儿童嬉水。搭座小桥，种点花，许人在树荫下席地而坐。有人扔飞盘，孩子在狗一同去接。中学生放了学，脱下西装外套，挽起袖子去抓鱼。

向来在水岸多思虑。这天被中年感击中。又居然矫情慎物，稳稳地抱住了。